



范长江新洞文集

范长江 著
沈谱 编

新华出版社

范长江新闻文集

下

范长江著 沈谱编

新华出版社

目 录

上 卷

佛学在北大（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3)
顾颉刚与《禹贡》（一九三五年一月）	(9)
北京大学地质系沿革及其成绩（一九三五年一月）	(19)
旅行通讯（一九三五年五月——七月）	(25)
塘沽码头	(25)
安东的中国人	(27)
烟台警察枪杀女学生	(30)
烟台今昔	(32)
南迁的古物	(36)
浙江政治新动向	(40)
浙江的烟禁	(43)

浙江土地的整理	(45)
浙江的公路	(47)
留杭一周记	(49)
沪桂公路上	(52)
兰溪实验县	(54)
夜走杭江路	(57)
高兴后的悲哀	(60)
上海真正“大减价”	(62)
扬子江上的香客	(63)
“千里江陵一日还”	(65)
危崖上的重庆	(67)
成渝道上	(69)
成都改观了	(72)
内江的糖业	(74)
中国的西北角（一九三五年九月——一九三六年六月）	(79)
四版自序	(79)
第一篇 成兰纪行	(83)
成都出发之前	(83)
成都江油间	(86)
“苏先生”和“古江油”	(90)
平武谷地中	(94)
过大雪山	(98)
松潘与汉藏关系	(104)
金矿饿殍与藏人社会	(108)
白水江上源	(112)
野猪关和茶岗岭	(117)

岷河沿岸	(121)
洮河上游	(125)
杨土司与西道堂	(129)
行纯藏人区域中	(132)
大夏河回藏两要地	(137)
第二篇 陕甘形势片断	(141)
长安剪影	(141)
兰州印象	(143)
对于西兰公路之观感	(146)
陕北甘东边境上	(151)
渭水上游	(157)
第三篇 祁连山南的旅行	(164)
兰州永登间	(164)
庄浪河至大通河	(167)
到了西宁	(169)
马步芳的政治作业	(172)
动荡中的青海	(178)
班禅在塔尔寺	(181)
回教过年	(184)
西宁至新城	(187)
过大板山	(190)
浩亹河上游	(193)
祁连山中	(196)
走出祁连山	(199)
第四篇 祁连山北的旅行	(203)
“金”张掖的破产	(203)

张掖的破产，是人懒的过？	(206)
弱水南岸的风光	(209)
策马望酒泉	(218)
酒泉走向地狱中	(222)
嘉峪关头	(225)
玉门安西间	(228)
塞外桃源的敦煌	(232)
敦煌返张掖	(236)
到古意盎然的凉州	(240)
武威现状不乐观	(244)
第五篇 贺兰山的四边	(250)
再会吧！兰州！	(250)
过大峡	(253)
红山峡和黑山峡	(256)
路过中卫	(259)
宁夏地理特性	(262)
西夏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教训	(265)
宁夏民生的痛苦	(268)
宁夏的纸币鸦片与宗教	(271)
宁夏赴青铜峡	(274)
飘羊皮筏到金积	(276)
灵武城中忆当年	(279)
河工与屯垦	(282)
踏破了贺兰山缺	(285)
满洲人的治蒙政策	(288)
平罗南北	(291)

石嘴山外	(293)
磴口和宁阿之争	(296)
三圣宫天主堂	(299)
临河五原至包头	(301)
红军与长征（一九三五年九月——一九三六年一月）	(304)
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	(304)
徐海东果为肖克第二乎？	(311)
红军之分裂	(319)
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	(321)
从瑞金到陕边	
——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	(323)
陕北共魁	
——刘志丹的生平	(330)
松潘战争之前后	(331)
伟大的青海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支撑点	
(一九三六年四月)	(339)
弱水三千之“河西”（一九三六年四月）	(349)
西北当前几种急务（一九三六年八月）	(362)
塞上行（一九三六年八月——一九三七年四月）	(368)
自序	(368)
第一篇 短文选	(370)
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	(370)
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	(376)
第二篇 行纪	(381)
忆西蒙	(381)
百灵庙战后行	(462)

沉静了的绥边	(481)
西北近影	(501)
太行山外	(534)
陕北之行	(548)
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九三七年二月）	(565)
不磨的记忆（一九三七年三月）	(569)
西藏贵宾会见记（一九三七年三月）	(572)
川灾勘察记（一九三七年五月）	(577)

下 卷

战地通讯（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三八年八月）	(609)
杂话北方	(609)
卢沟桥畔	(614)
陷落前的宛平	(622)
血泪平津	(625)
保定前方	(629)
走向西战场	(633)
西线战场	(638)
察哈尔的陷落	(643)
怀来回忆	(650)
察南退出记	(655)
吊大同	(675)
我们要以决死的心来保卫山西	(681)
闸北撤兵之后	(683)
忆夜战场	(685)

川灾勘察记

告别上海	(689)
绕行江北	(694)
江行杂感	(697)
感慨过金陵	(704)
中原大战之前夕	(709)
川军在山东前线	(719)
淮上观战记	(731)
豫南皖西的新气象	(741)
江淮间的运动战	(742)
安徽政治在好转中	(746)
淮南战场	(749)
桂兵佳话	(753)
皖中战影	(756)
台儿庄血战	(761)
大兵团的运动战	(765)
胜利的退却	(768)
瑞昌	
——前线的一个据点	(777)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九三八年一月）	(781)
战区文化供应问题（一九三八年三月）	(784)
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的必要和前途（一九三八年三月）	(788)
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一九三八年四月）	(794)
怎样发战事电讯与写战地通讯（一九三八年六月）	(797)
战时新闻工作的真义（一九三八年八月）	(802)
忆小方（一九三八年九月）	(805)
“东方佛朗哥”之死（一九三八年九月）	(810)

开展敌人后方的新闻工作（一九三八年十月）	(815)
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	
（一九三九年一月）	(821)
海南岛登陆之后（一九三九年）	(854)
汪逆精卫的“组府”（一九三九年十月）	(860)
昆仑关的攻略战（一九四〇年一月）	(863)
日本咽喉的溃烂症（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868)
“国新”两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871)
访聂耳之家（一九四一年一月）	(884)
缅甸与滇缅公路（一九四一年一月）	(889)
退步与进步（一九四一年三月）	(895)
纪念记者节的三大任务（一九四一年九月）	(901)
祖国十年（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903)
剧变的十年	(903)
中国人民的立场	(906)
政权与责任	(908)
“九一八”在南京	(911)
“九一八”到“一·二八”	(914)
“一·二八”的光荣	(917)
□□的“汪精卫□□□”	(920)
教育的目的	(922)
失了天下第一关	(925)
热河战争	(927)
长城抗战	(930)
“塘沽协定”	(932)
张家口抗日同盟军	(935)

国防论争	(937)
江西内战	(940)
一致对外的要求	(943)
福建事变及其他	(945)
天羽声明	(948)
长征与追击	(950)
毛儿盖会议	(953)
何梅协定	(956)
“敦睦邦交”	(959)
救亡运动的浪潮	(961)
不可制止的抗日要求	(964)
救国会的贡献	(967)
绥远抗战	(971)
西安事变的背景	(974)
一场惊险剧	(977)
三中全会的收获	(980)
留下的问题	(983)
民主与党军	(987)
最后关头	(990)
两种战争的心理	(993)
南口之战	(996)
未成功的杰作	(999)
板垣大败平型关	(1002)
淞沪战后的光辉	(1005)
淞沪战役的评价	(1008)
南京会战	(1012)

南京失守前的北方战局	(1015)
蒋委员长的名言	(1018)
以为中国完了	(1021)
我们开始把握战场上的主动	(1024)
运动战在徐州会战的成就	(1027)
好转中的气象	(1031)
关于团结的方式	(1034)
团结问题的发展	(1037)
尚待实行的纲领	(1041)
党派关系是抗建运动的根本问题	(1044)
抗战的高潮	(1048)
曾是一片新气象	(1051)
怎样学做新闻记者 (一九四一年十月)	(1055)
苏北根据地观感 (一九四二年九月)	(1060)
南京的歪风 (一九四六年七月)	(1063)
南京谈判杂述 (一九四六年七月)	(1065)
苏北问题答客问 (一九四六年八月)	(1069)
人民报纸的基本问题 (一九四六年)	(1083)
人民新闻工作者的四个信条 (一九五〇年七月)	
——在华东新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115)
上饶的集中营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1117)
《人民日报》的任务 (一九五一年)	(1122)
祖国正青春 (一九五三年)	(1125)
为真理而奋斗 (一九五九年七月)	
——纪念韬奋同志逝世十五周年	(1139)
忘我的人 (一九五九年七月)	(1142)

川灾勘察记

- 记者工作随想（一九六一年） (1144)
沙门岛之行（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1152)
我的自述（一九六九年一月） (1155)
后记 (1202)

下 卷

战 地 通 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三八年八月)

杂 话 北 方

在热闷的季节，从烦嚣的上海转到北方，在平时是带有富有阶级那样消夏意味。只是在八日卢沟桥事件以后，北方比较清凉的空气，早已被日本无理的炮声搅得满天烟气，北方同胞的心情也随着我们武装邻人的非法行动，而普遍的兴奋。在人心愤热了的北方，内心的温度，已超过了自然温度的影响。要叫北方恢复

* 范长江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奔赴抗战前线随军采访，写出大量战地通讯，连续和详尽地报道了战争进程，尤其是抗战主战场的战况，以广阔的视角真实地记述了前线军民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和业绩，反映和分析了我方的困难、矛盾和失误，并激励和鼓舞人们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树立必胜的信心。这些战地通讯当时曾由重庆开明书店选编出版，题名《长江战地通讯专集》（1938年5月，梅英编）。其中部分通讯亦被收入《西线风云》等书。

宁静，要叫我们能重享北方比较清爽的气候，就要看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是否有魄力澄清北方危急乖戾的政治形状。

被近代工商业组织成功的上海，三百六十万人口整天在一时一刻一分一秒计时单位上紧张地生活着。这个都市的人们每天各自立于苦乐不同利害相反的生活跑道上，各自狂奔，产生了一种讲实际、讲速效、重现在的社会意识。苦乐最不相同、利害冲突最巨的，是以不平等条约和租界为柱石的中外民族的分野。这个社会是最富于敏感性、突进性，而最不宜忍耐性的发展。任何一桩运动，上海社会可以不顾一切牺牲，作为每一运动的领导，而平淡无奇的勾践主义，绝难为这一社会所欢迎。因为在这样一个紧张的社会里面，失败与成功，自由与痛苦，各种各样的滋味，在一年中尚不知要变化多少回，你如果说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情，根本令好些人不知如何遐想了。

每一种积极的思想，大致在上海可以找到它的发源地。对于外来侵略的反应，上海总是最迅速的地方。卢沟桥事变以后每一个冲突的经过，敌军每一个兵车的来往，都给予上海社会以深刻的刺激。精神过度兴奋的结果，几天的功夫，也好像有几个月那样见长。新闻记者本来一般富于敏感性，而在上海意识中生活过的新闻记者，神经活动的速度，更特别加强。当我十三日由上海到郑州的途中，不及五小时的空行时间，我也嫌它太久，我想急于看看中原的紧急情况。

郑州机场的现象，确和上海不同。北来飞机师带来些直接从北方看来的现象。有人说八日以后几次冲突，日军伤亡要三倍于我们，就现在对抗情形和战斗经过讲，他们并没有占多少便宜。

站上的办事员，华籍机师和客人们，不约而同地集合在一堆，关心他们民族共同的命运。另外一边是从太原回汉口的几位